

癩症

我好像得了一種癩症。

從某次雨水帶著欒樹的花一起落下的夜晚。

我不喜歡那顆樹在庭院落花的時候，而當它伴著雨落下時我恨不得放一把火。「答答答答」這些花落下讓雨天更加煩躁。它們落在潮濕的泥土裡，腐爛，發酵，滋養出一種蟲蟲。當你無心的踩過乾燥後的枯花，它會在你腳下清脆的破裂，爬上你的後脊，來到你的脖頸。

這是一種被蟲蛀的病，牠們藏在我的血肉和皮膚之間。在這欒樹的花落下時不斷竄擾著我。在我眼中這些花落下不是用飄，而是砸。與我的觸感相似，一陣又一陣的刺痛，接下來是數不盡的搔癢。

祖母喜歡那棵樹。在晴朗的秋天午後，碰巧有一陣風吹來，會下一場在金黃色陽光下的金黃色的雨。雨滴散落庭院，閃閃發光。如果不要理會全身發癢的我，這畫面極富詩意。但我知道，祖母不可能懂。

祖母是一個鄉間婦女，早些年種田，後來到了糖廠打零工，最後又回來種田。她健壯，樂觀，無知。我沒聽過她講起祖父，唯一能夠了解他的是在書桌上的黑白照片，他西裝筆挺，是家裡那台鋼琴的主人。

我不明白他們怎麼認識的，但我一定像祖父。

那時我正值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年紀，喜歡一個人偷跑到後山上去玩。一個人不怕迷路；在這座沒有一條小徑的小山丘。我知道在靠近家裡的方向有一顆大松柏，上面住了一頭貓頭鷹，牠聲音聽著不大，但不管多遠牠的聲音都會穿過樹林呼喚我。牠是我於遠洋迷失時依賴的北極星，在我嘗試找出牠之前仍是如此。

我喜歡山林，因為山比海洋大度多了，它是適合拿來藏污納垢的地方。不是徹底的清洗，也不擔心總有一天浮出水面。那裡一年四季都很陰涼，潮濕，青苔的綠色能安撫我體內的蟲。我期望在山中遇見山獸，我想和牠到類似桃花源的地方，那邊比我的俗氣的家要風雅多了。

記得我做了一個惡作劇，我跟祖母說，在後面的那座山上有一個吊死的女人。祖母聽著很驚慌，我內心竊喜又說了一句：「我摸了她，軟軟的。」

她之後的每天都會上山去看，但她不會發現什麼，但我希望她能把貓頭鷹找回來。

後來她常把我綁在身邊。有一日她帶著我去了趟市場，把我的手腕抓的緊緊的，都快掐出血了。經過幾番議價我們提了一隻大白鵝回家。回到家祖母把牠帶到了廚房後的小菜圃，我覺得新奇，便在紗門後偷偷地看。那隻鵝身子被捆住，祖母伸出手要抓住牠的脖子，被牠躲過了，敏捷的咬了祖母一口，但也露出了破綻。盆中的糯米漸漸被浸染成嫣紅色。很粗魯，很野蠻，我沒有反胃，只是盯著祖母一陣子，直到血流乾。

晚飯時祖母端上了蒸好的米血糕，我咬了一口，腥味比平時吃的更重，我這時才意識到噁心。但我強忍著把它嚥了下去。而後一如往常碗筷一放，便到客廳拆開一包又一包的零食，企圖蓋過口中的腥臭。

當嘴裡充滿甜膩的幸福之後，剩下祖母一人仍在廚房裡收拾，她好像從我有記憶以來就沒一天離開過廚房，一早起就能看見她在廚房煮著白粥，逢年過節還要準備三牲祭祖。就連洗好澡也是把那台老舊的吹風機插在泛黃油膩本來插著電鍋的插座上。她的世界只剩柴火，米飯和鍋灶，以及同樣過時的三從四德刻在她的腦裡。我不喜歡她能忍受這麼久，為什麼她不能勉強的活得像個人樣。

我後來和她說過，我覺得我身上寄居著許多的爬蟲甚至是蛆。她似乎一直很相信我的話，我驕縱的脾氣得全怪她，有時當她對我忍無可忍時，也只說了一句我已經快死了來威嚇。她犧牲了很多，讓自己活得極不體面。她來接我放學時，我只和同學說一句她只是我的保母，我的爺爺是個風雅的人。

我的確得了一種癮症，一種讓我行為反覆的病，讓我歇斯底里的病。我害怕我抓不住時間，她後來拿藥毒死了那棵欒樹，我懷念那場金黃色的雨。於是我拿了它剩下的部分生了一把火，雨滴不再落下，那些火光也是金黃色的，隨著煙裊裊上升。而那些蟲也不再撕咬我的身體，或許鵝的血能夠嚇走牠們。

我還是討厭祖母，但我現在會記得收碗筷。

字數：1515 字